

让哲学以全新的大气象迈向 21 世纪

陈 晏 清

陶德麟、欧阳康教授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以下简称《视野》)一文,用世纪之交的历史眼光审视哲学的历程和命运,提出了一个哲学研究的宏伟纲领。这是一个努力开创同新的世纪相适应的哲学发展新局面的研究纲领,令人鼓舞。

《视野》用一个“大”字刻画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当代实践之“大”,它一方面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大”化,其显著特征是全球问题的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表现在人与人关系上的“大”化,其显著特征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形成。这两个方面都表明人类的活动首次具有了全球范围的整体性,且由于这种整体相关性,人类活动的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都空前地增长了。与当代大实践相应的是当代大科学。当代科学之“大”,就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大科学体系的形成。在大实践、大科学的基础上,当代哲学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大”的特征,即在深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或大综合的趋向。总之,大实践、大科学、大哲学构成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因而也构成了当代哲学思维的基本前提。

面对以“大”为特征的现实生活,哲学思维应该如何调整?《视野》强调,首先必须建立起具有时代特色的大实践观、大科学观、大哲学观。为此,就必须反省和重新评价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和经典自然科学所实际依据的以征服自然为基调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建立起以和谐发展为基础的新的自然理论;重新思考当代大实践中全球与区域、和平与对抗、发展与改革、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正确认识和合理估计当代大科学体系的价值及其限度;考察当代各种哲学流派的现实基础、历史渊源、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等等。可以看出,《视野》在这里为自己设计的将时代状况提升为时代精神的道路是相当坚实而宽广的。

近年来许多人在强调哲学的“终极关怀”,这对于纠正将哲学实证化的偏向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或如黑格尔所说的是把握在精神中的时代。忙碌于种种实证性的东西之中,固然会使哲学迷失其本性,不再成其为哲学,但仅一般地谈论“终极关怀”,也难免导致哲学的空泛和苍白。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种独有的形而上的冲动,但这种追求并不是纯粹的、无任何条件的,而是必然地基于每一时代、每一民族独特的生活境况的。终极意义并不是一种直接现成的存在,而恰恰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提升,一种超越,一种扬弃。因此,要真正找到哲学发展的出路,

就必须克服上述两方面的片面性，从抽象走到具体。一方面将现实搭挂于理想之上，另一方面将终极关怀落实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架起一座思想之桥。我们看到，《视野》所展示的哲学研究纲领，正是给人们提供了一条将现实生活提升为时代精神的富有创见性的大思路。

循着《视野》的思路，我们不难设想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前景。当代大哲学之“大”，主要表现在它具有一种大综合的特征。这意味着新时期的哲学将克服困扰哲学思维近一个世纪的各种对立，诸如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评价与认识、经验与思辨的对立等等；同时也将克服近代以来实证科学的发展所带给哲学的偏狭化倾向，恢复哲学作为一种“爱智”活动的优良传统。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开放的心怀批判地汲取当代一切积极的哲学成果基础上，必将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以全新的大气象迈向 21 世纪。

诚然，这是一个哲学改造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视野》的研究纲领思路是清晰的，但要将其细化并运作起来却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有句老话说：“大有大的难处”。这“大哲学”将是什么样子，怎样建构起来？恐怕还有许多前提性的问题需要加以深究。例如，所谓大实践观、大科学观、大哲学观之“大”的内涵就似乎还需加以发掘和阐释。仅从人类活动的全球化去解释的“大实践”，以及仅从科学一体化去解释的“大科学”，是不是足以构成建构大哲学的基础和前提？又例如，“大哲学”与“大科学”是不一样的，即使在科学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毕竟是不一样的。日益全球化的大实践固然是当代科学和当代哲学得以发展的大背景，但在这同样的背景下，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方式显然是不同的。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更加密切相关于自己民族的哲学文化传统并总是以此为根基的，在这点上，它与自然科学是很不相同的。《视野》在充分阐述大实践、大科学的意义时，对于本民族的哲学文化传统之于未来“大哲学”建构的影响就似乎关注得较少了。毫无疑问，我相信这类问题在作者们的实际研究过程中是会成功地予以解决的。

（责任编辑 严真）